



世界经典名著

果戈里短篇小说选

(中)

〔俄〕果戈里 著

李海泉 余玲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画像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40
外套	61
涅瓦大街	95

画像

第一部

任何地方都比不上休金工场旁那家画铺门前聚集了那么多的人。这家画铺展出了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收藏品：其中多半是油画，罩着一层深绿的清漆，装在深黄色的浮华的画框里。万木银妆素裹的冬景，满天红霞似火的晚晴，一个叼着烟斗、一臂脱臼、与其说像人不如说像一只带冠的吐绶鸡的佛拉芒农夫——就是这些画作的常见的题材。除此之外，还有几幅版画：一幅是头戴羊皮帽的霍兹列夫—米尔扎王子的画像，另外几幅画的是头戴三角帽、长着歪鼻子的几个将军。另外，这家画铺的大门上还挂满了一串串印刷在大页纸上，表明俄国人别具一格的天赋的椴木版画。其中一幅画着米莉克特里萨·基尔比季耶芙娜公主，另一幅画的是耶路撒冷城，一片红油彩不讲章法地涂抹在幢幢房舍和教堂之上，还殃及一角土地和两个带着手套、正在祈祷的俄国庄稼汉。买画的人不多，而看画的人却多得很。一个喜欢胡闹的听差在这里东张西望，手捧着从小饭店里取来的手提饭盒，他家的老爷是肯定要喝一份不太热的汤了。画铺门前大抵总有一个穿着外套的士兵站在那儿，这位旧货市场的老总在出售两把小折刀；一个女小贩拎着一满箱鞋子。人们东张西望着，各具神态：庄稼汉通常伸出指头，指指点点；骑士们看得仔细认真；



童仆和小工匠指着漫画相互打趣逗笑；身穿面绒粗毛呢外套的老仆役们到这里来瞧瞧，只不过想找个地方歇歇气；而女贩们都是年轻的俄国女人，出于本能总要急忙凑上前去听听人家在闲聊什么趣事，瞧瞧别人在看什么热闹。

就在这时，路过这里的年轻画家恰尔特科夫情不自禁地在画铺前停下脚步。一件老式的外套和一身不大讲究的衣着，表明他是一个醉心于工作而无暇顾及穿着打扮的人，而穿着打扮对于青春年少的人总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他站在门前，起初看着这一幅幅涂鸦之作暗自好笑。终于，他不由自主地沉思起来：他心想谁会要这样的画作呢。俄国人喜欢看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山吃海饮的神怪、福马和叶列马等人物画，他倒不觉得这有什么稀罕的：这些题材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但是，有谁会买这些五颜六色、庸俗低级的劣画呢？谁会要这些画着佛拉芒农夫的人物画、又红又蓝的山水画呢？这些画作奢望能踏入艺术的高雅境界，却成了对艺术的莫大的亵渎。它们似乎并非幼稚的自学者的画作。要不然，虽然整个画面显得无动于衷和滑稽可笑，总会透出一种强烈的激情来。然而，这里看到的只是一种弄巧成拙的迟钝之作，一种衰朽无力的平庸之作——这种平庸作品却专横地跻身于艺苑之中，其实只配在低级的匠艺之中占一席之地，虽然它们也忠于自己的使命，却只是把俗匠的技法带进了艺术之中。同样的用色，同样的手法，同样熟悉而惯用的笔法，与其说是出自人的笔下，不如说是粗陋的机械制品！……他在这些庸俗低级的画作跟前，站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走神了，而这时，画铺老板，一个身穿面绒粗毛呢外套的小人物，满脸胡子



拉碴的，从星期天起就没有刮过脸了，一直在向他讨价还价，还不知道对方是否喜欢和要买什么，就要开价出售了。

“这幅农夫人物画再加一幅风景画，只收一张白票子。画得真不错！简直叫人看不厌；是刚从市场上收购来的；清漆还没有干呢。要不，看看这幅冬景画，就买这幅冬景画吧！15 卢布！光一个镜框子就挺值钱的。瞧，多好的冬景！”这时，老板轻轻地弹了一下画布，兴许是要让人看看这幅画结实不结实。“是把它们捆在一起，给您送去么？请问您住在哪儿？喂，小伙计，拿绳子来。”

“慢着，老兄，我要看看这里有什么可买的东西，”然后，他俯下身子，从地板上挑拣那些堆叠在一起的破损而尘封的旧画，它们显然是无人问津的。这里有古老家族的画像，它们的子孙后代在这人世上或许已是无迹可寻了，还有一些画布上尽是窟窿、不知所画何物的画作以及金箔剥落的画框，——总之，是一堆各种过时的无用之物。可是，画家却仔细地端详起来，心里盘算着：“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呢。”他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在民间版画商那儿有时在一堆废物中间还发现过巨匠的名画呢。

主人见他翻寻那堆废物，便不再前后招呼他了，于是，又端起平常的姿态和持重的样子，重新站在门前招揽过往行人，用手指着店铺说：“请到这儿来，老爷，这儿有好画！请进，请进；是从市场上收购来的。”他大声嚷了半天，大都枉费口舌，又跟站在对面店门口卖布头的商人聊了个痛快，终于想起铺子里还有一个顾客，便转过身来，走进店铺里。“怎么样，老爷，挑好了吧？”然而，画家



却在—幅嵌镶在昔日十分华贵而今只隐约可见斑驳的金箔的偌大的画框里的画像前，已经伫立良久了。

那是一幅古铜色脸膛、颧骨突出、面容枯槁的老人的画像；那副脸相似乎是在抽搐的瞬间描画下来的，给人的印象是缺乏—种北国的气度。炎热的南方倒是给那容颜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他身披—件宽大的亚洲式的外衣。这幅画像尽管有些破损和满是灰尘，然而，—旦拂去那脸上的灰尘，画家—眼便看出那是出自丹青高手的画作。画像似乎并没有画完；但是，笔法却是十分遒劲有力。最不寻常的是那双眼睛：那位画家似乎用尽了所有的笔力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那眼睛只是凝望着，却像是呼云欲出，要从画面上走下来—样，仿佛以—种奇异的神采破坏了这画面的和谐。当他把画像拿到门口来看时，那眼神就更加咄咄逼人。周围的人们看了几乎也是同样的印象，—位妇人站在他的身后，就不由地喊道：“多么有神，多么有神”，连连后退几步。—种令人不快的、莫名其妙的心情涌上心头，他把画像放在地上。

“怎么样，您买这幅画像吧！”店主说道。

“多少钱？”画家问了一句。

“还能多要您的钱么？就给 75 戈比吧！”

“不买了。”

“那么，您说多少？”

“20 戈比。”画家说完，准备离去。

“您倒挺会压价的！20 戈比连个画框也买不着。兴许您是打算明天再来买吧？先生，先生，您回来吧！再添 10 戈比好了。好，买去，买去，就给 20 戈比算了。说真



的，只求个开市大吉，您是头一个买主。”

然后，他打了个手势，仿佛是说：“就这样吧，一幅画就完事大吉！”

就这样，恰尔特科夫完全意想不到地买了一幅旧画，同时又暗自嘀咕着：“我干吗要买这画呢？我要它又有什么用？”可是，无法反悔了。他从口袋里掏出 20 戈比，交给店主人，夹起那幅画像走了出来。到了路上，他才想起那是他仅有的一点钱呢。他的思绪一下子变得阴郁起来；懊恼和冷漠一时间交织在他的心头。“真见鬼！这人间真是糟透了！”——他怀着俄国人身陷窘境时常有的那种心境说道。他迈着快步，几乎是无意识地走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晚霞的夕照染红了半边的天际；朝西的幢幢楼房还沐浴在它的暖人的光照里；而这时月亮的清冷的银辉显得越发分明了。房屋和行人的两只脚投下的半透明的淡淡影子，就像长长的尾巴落在地面上。画家仰望着那沉浸在透明、稀微、隐约的光照里的天穹，渐渐看得出神了，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地说了两句话：“多么柔和的色调！”“真丧气，活见鬼了！”然后，他把不断地从胳膊下面滑出来的画像夹紧些，加快了脚步。

他累得不行，浑身大汗，终于回到了瓦西里岛上第 15 道街的住处。沿着污水横流、尽是猫狗抓痕的楼梯，他吃力地、气喘吁吁地向上走去。敲了一阵门，没有一点回应：没有人在家。他只好倚靠在窗口，打算耐心地等着，终于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来了一个身穿蓝衬衫的年轻人，那是他雇来的佣人、模特儿，兼做颜料研磨和擦地板的杂活，——每次擦过地板之后，那双长统靴又立刻留下斑斑



足印。年轻人名叫尼基塔，只要主人不在家，他就到大门外去消磨时光。因为天黑了看不清的缘故，尼基塔费了好大的劲，老半天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房门终于打开了。恰尔特科夫跨进了冷得沁肌浹髓的前室，恰如画家们常见的处境那样，虽然冷得难受却并不介意。他没有把外套交给尼基塔，便径自走进自己的画室，那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宽大而低矮的房间，窗户上了冻，摆满了各式各样用过的画具：一块块石膏制成的手臂、绷着画布的画框、没有画完的草图、分别搭在椅子上的画像衣服。他疲惫不堪，脱下外套，心不在焉地把带回来的画像放在两幅小油画中间，然后躺倒在一张狭小的沙发上，如今已经说不上是一张蒙皮的沙发了，因为曾经用来包皮的许多铜钉都已不起作用，钉归钉，皮归皮，尼基塔便把脏兮兮的袜子、衬衫和所有没有洗过的衣物一古脑儿往里塞。他坐了一会儿，又在这狭小的沙发上随心所欲地躺了一阵子，最后要来蜡烛点灯。

“没有蜡烛了，”尼基塔说。

“怎么就没有了？”

“可不，昨天就没有了。”尼基塔又说。

画家想起来了，真的昨天就用完了，便安静下来，不再吭声。他让佣人帮着脱掉衣服，然后穿上那件又旧又破的家常罩衫。

“还有，房东来过了呢。”尼基塔说。

“唔，来讨房钱么？知道了。”画家挥了挥手，说道。

“他还不是一个人来的呢，”尼基塔又说道。

“跟什么人来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好像是个巡长。”

“巡长来干什么？”

“不知道来干什么；说是没有付房租。”

“唔，那会有什么事儿呢？”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儿；他说，要是不想付房租，那就叫搬出去；他们两人明天还要来呢。”

“让他们来好了，”恰尔特科夫愁苦而冷漠地说道。一缕忧郁的心绪在心里蔓延开来。

年轻的恰尔特科夫是一个才华横溢、大有前途的画家：他的画笔不时地闪耀着火花和光芒，表现出观察力、想象力和尽力接近自然的强烈的激情。“千万注意，老弟，”教授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你有才华；你若是把它毁了，那真是罪过。但是你没有耐性。一旦什么事情把你迷住了，令你心驰神往了，——你就只顾做去，把别的事儿看得一钱不值，毫无用处，甚至于不屑一顾。千万注意啊，你可别成了一个迎合时尚的画家。现在你的用色就过于鲜艳夺目了。你的素描不大严谨，而有时则流于纤弱，线条模糊；你在追求一种时髦的用光，总想先声夺人，引人注目。千万注意啊，你恰好会流入一种英国画风之中。你可要小心啊；你开始向往上流社会了；我有时看见你的脖子上围着时髦的围巾；戴的帽子也挺讲究的……这是很诱人的，可以为了钱财去画迎合时尚的画，给人画像。可是，这样一来会毁了才华而中途夭折。你要有耐心。仔细琢磨每一件画作，力戒矫情——让别人去赚钱吧。

该是你的，也不会跑掉。”

教授的话多少是对的。的确，我们的这位画家有时也



想纵情作乐，穿戴一新，——总之，总想到处显示自己的青春年少。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想法，他还是能够自我约束。有时他拿起画笔，也会忘记一切，不得已扔下画笔时就犹如被人打断一场好梦似的。他的鉴赏力明显地获得增进。他还不懂得拉斐尔全部深湛的功力，然而已经醉心于居多的灵活而奔放的笔法，在提香的肖像画前流连忘返，对佛拉芒画派赞不绝口。那笼罩古画的暗淡的风貌，他还没有全部神悟到；然而，他已从中领悟到某些东西，虽然他内心里难以苟同教授的看法，认为古代的大师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他甚至认为，19世纪在某些方面已经大大地超越他们，而摹写自然如今已经变得更为鲜明、生动、逼真；总之，他这时的所思所想如同心有所得而踌躇满志的青年人一样。有时他也感到懊丧，因为他看到外来的画家，一个法国人或者德国人，甚至根本不是有天赋的画家，只凭熟练的画法、灵活的笔法和鲜亮的色彩，便一鸣惊人，转眼之间攒下大笔的钱财。每当他废寝忘餐，忘掉整个世界的存在，专心作画的时候，他不会有这些杂念，可是一旦手头拮据，无钱买画笔和颜料，或者难缠的房东一天十次上门来催讨房租的时候，他就心潮难平。这时，他那饥渴难挨的想象中就会浮现出有钱的画家的令人艳羡的命运；这时他的脑海里甚至会闪过俄国人常有的念头：豁出去了，来个借酒浇愁，自暴自弃。眼下他几乎就处在这种心境之中。

“不错！得要忍耐，得要忍耐！”他恼怒地说。“人的忍耐总有个限度。得要忍耐！可是，我明天哪有钱吃饭？没有人借钱给我。我要是把所有的油画和素描拿去出售，



也不过卖 20 戈比。当然，这些画是有用的，这我知道：每幅画都煞费苦心，我从中体会到一种意境。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习作，画作——总归是习作，画作，今后也不过如此。人家不知道我的名字，谁还会来买呢？谁要这些写生班的古画临摹之作，或者我还未画好的普西海之恋的油画，或者我的房间的景物画，或者我的尼基塔的画像？其实，这幅画像要比时髦画家画的人物肖像好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干吗要活活受罪，像个学徒似的入门学步？其实只要显示一下才华，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捞钱。

说完这话，画家忽然浑身颤抖起来，脸色变得苍白：一张抽搐扭歪的脸孔从那搁在一旁的画布上伸了出来，瞪眼望着他。一双怕人的眼睛直盯着他，仿佛要把他一口吞掉似的；嘴唇上分明透着不许人出声的严厉神色。他猝然一惊，想要大声叫喊，要尼基塔快来，可是尼基塔已经躺在前室里鼾声如雷了；然而，他忽然又忍住了，笑了起来。恐怖感一下子又消失了。原来那是他买回来的那幅画像，居然把它忘记了。月光照进房里，落在画面上，赋予它一种奇怪的栩栩如生的神气。他一边端详一边拭擦那画像，他把海绵蘸了点水，揩拭了几遍，几乎擦净了画面上积存的尘土和污垢，把它挂在对面的墙上，对这幅不同寻常的画作更感到骇然：整个的脸孔差不多就像活人的一样，那双眼睛朝他一望，他不由地悚然一震，后退几步，不胜惊讶地说：“真有神，真有神，就像活人的眼睛一样！”他忽然想起了早年从教授那里听到的有关举世闻名的达·芬奇所画的一幅肖像的故事。这位画坛巨匠潜心数年



作成一幅画，却仍然认为是一幅尚未最后完成的画作，然而据瓦扎里说，大家却对此画推崇备至，认为它是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最为惟妙惟肖的是画像上的那双眼睛，曾令同时代的人叹为观止；即使是眼睛上最细微的、隐约可见的细纹都不曾遗漏，在画布上纤毫毕见。然而，在他眼前的这幅画像里却有些奇怪的东西。它不是作画的技法问题：它甚至破坏了画像本身的和谐。这就是那双充满生气的、像活人一样的眼睛！它们就像是从活着的人那里剝下来，安到这画上来似的。这里不再有人们欣赏画作时油然而生的愉悦之情（不管画家选取的题材多么怕人）；这里倒是给人一种令人难受的压抑之感。“这是怎么回事呢？”画家不由自主地问自己说。“不过，这可是合乎自然的呀，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写真呀；为什么会有一种奇怪而又令人难受的感觉呢？要不，盲从的、表面的摹写自然竟是一种过错，犹如是宏亮而不合调的叫喊一样？要不，如果你漠然无情、麻木不仁地选取题材，它没有得到不可思议的、无处不在的思想的光照，就一定会显露出可怕的现实的本相来，恰如你了解一个极好的人，却手拿解剖刀，剖开他的内脏，看到的是一个丑恶的人一样？为什么朴素的、低下的自然在一个画家的笔下会显出一种光华来，不会给你一种庸俗低下的印象；恰恰相反，却似乎是一种享受，会使你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更加安宁和平和地运转着？为什么同样的自然出自另一个画家之手，就显得低下、卑劣，然而，顺便说说，他不是同样忠实于自然的么？不，这其中缺少了一种光照的东西。恰如大自然中的景致：无论它多么绚丽多姿，倘若天上没有太阳，总是美中不足



啊。”

他又走到画像跟前，仔细端详那双奇妙的眼睛，惊恐地发现它们又在瞪着他。这并非写生的作品，分明是一个死而复生的人脸上才会闪现的一种奇怪的神色。是月光作祟，带来一种虚妄的梦幻感，让万物变成了与白昼大不相同的样子？还是由于别的缘由，才使他忽然觉得一个人坐在房里毛骨悚然起来？他悄悄地离开画像，走到另一边去，极力不再去看它，可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打量它。他终于觉得连在房里踱步也心惊肉跳了；总是好像立刻就有人在身后走来走去，他每次总要怯怯地回过头去看看。他以前从来不胆小；可是，他的想象和神经变得十分敏感，这天晚上他自己也无法解释这种情不自禁的恐惧心理的来由。他坐在角落里，可是即使在这个地方似乎也有人从身后探头来窥视他。纵然从前室传来了尼基塔的阵阵鼾声，仍然未能驱除他的恐怖感。他终于畏畏缩缩、眼也不抬地站起身，走到屏风后面，躺到床上。透过屏风的缝隙，他看见月色朗朗的房间和挂在对面的那幅画像。那双眼睛更加可怕、更加深沉地紧盯着他，而且好像是不屑旁顾，一直瞪着他。他深感压抑，决定从床上起来，抓起一条被单，走到画像前，把它整个地罩起来。

随后，他才比较安心地躺到床上，开始想到当一个画家的穷愁潦倒的命运，想到他在这个人世上面临的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同时，他的眼睛又不自觉地透过屏风的缝隙不时张望那被单罩住的画像。月光照在被单上，映得分外洁白，他觉得那双怕人的眼睛竟然透过画布熠熠发亮。他心惊胆战地定睛细看，似乎想要证明那只是一种幻觉而



已。然而，果真是……他看见了，分明看见了：被单不见了……画像整个地露出来了，仍然不看四周的一切，怔怔地瞪着他，一直要盯进他的内心里去……他的心一下子抽紧了。随后，只见老头挪动了一下身子，两手撑了撑画框。终于，他支着手抬起身子，伸出两只脚，霍地从画框里跳了下来……从屏风的缝隙里分明看画框是空落落的了。满屋子响起了一阵脚步声，终于向屏风渐渐挨近过来。可怜的画家心口怦怦乱跳。他吓得透不过气来，等待着那老头绕过屏风来窥视他。果然不出所料，那老头转过屏风又怔怔望着，还是一副古铜色的脸膛，忽闪着一对大眼睛。恰尔特科夫使劲喊叫起来——可是喊不出声来，又用劲转动身子，想要挪动一下——可是四肢动弹不得。他张着大嘴，屏声息气，紧盯着那个身披亚洲式的宽大长袍、高个子的可怕幽灵，只好束手待毙了。那老头几乎就挨着他的脚边坐下，接着就从那件肥大的衣服的褶襞里取出一件物品。那是一只袋子。老头解开袋口，拽住两只袋角抖了抖：只见一包包长筒形的沉甸甸的东西咚咚地滚落在地板上；每一件都包着蓝纸，上面写着“一千圆金币”的字样。老头从宽大的衣袖里伸出细长而枯瘦的双手，把包着的东西一一打开。金币闪着一片金光。尽管画家此刻备受折磨，惊恐万状，他还是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盯着金币，看着它们在那双瘦骨嶙嶙的手里金光灿然，发出又细又沉的声响，然后那些金币又重新包了起来。这时，他发现一包金币滚到旁边，一直滚到他床头的床脚下。他差不多是痉挛地一把抓起它，十分惊恐地看看老头是否发现了。而老头似乎正在专心致志地忙乎着。他收起所有的钱包，又装进



袋子里，也不望画家一眼，便转过屏风去了。恰尔特科夫听见房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的心又急速地跳动起来。他把那包金币紧攥在手里，浑身索索抖动，忽然听见脚步声又朝屏风走来了，——显然，老头是想起少了一包金币来了。这不——他又从屏风那边走过来瞟了一眼。画家真是绝望了，用尽气力捏住那包金币，使劲动了动，大叫一声——便一梦醒来了。

他浑身冷汗淋漓；心怦怦直跳，十分难受；胸口憋闷得很，仿佛最后一丝气息也要从中挤出去似的。“未必这是一场梦？”——他两手抱着脑袋说道；可是那可怕的情景那样真切，不像是一场梦。他梦醒之后，分明看见老头回到画框里去，那肥大衣服的下摆还闪了闪呢，而他的手上分明还有一分钟前攥过挺沉的东西的感觉。月色滢滢，把房间照得明晃晃的，各处幽暗角落里的画布、石膏制成的手臂、挂在椅子上的画像衣服、裤子和没有擦拭的靴子——显现出来。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躺在床上，而是站在画像跟前。他是怎么下床来的——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更使他惊奇不止的是，那画像居然没有罩住，而被单也真的不见了。他吓得神情木然地凝望着画像，又清楚看见那双像活人似的奕奕有神的眼睛在直盯着他。他的脸上又油然冒出一阵冷汗；他想走开，可是两只脚却像是钉在地上一样，动弹不得。他再定睛细看：这不是做梦，——老头的脸分明又动了动，嘴唇向他伸了过来，仿佛要把他一口吸进去似的……他绝望地惨叫一声，猛地跳开来——又是一梦醒来。

“未必这也是一场梦？”他的心急急地跳动，就要裂



开来了，伸出手摸摸身边的东西。可不，他是躺在床上，仍然是入睡时那种姿势。他的面前立着屏风；房里月色盈盈。从屏风的缝隙中可以看见那幅画像，被单将它盖得严严实实，恰如他亲自把它罩上去时的那个样子。那么，这又是一场梦！可是，捏紧的手里至今还有拿过东西的感觉。心跳依然非常急促，几乎有点可怕；胸口憋闷得十分难受。他定睛再细看缝隙，凝神地望着那条被单。他又分明看见：那被单渐渐被掀开来，有一双手在被单下面乱抓，使劲把它揭掉。“天哪，我的老天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绝望地画着十字，大声喊道——又是一梦醒来。

这又是一场梦！他从床上跃身而起，精神恍惚，痴痴呆呆，已经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了：是梦魇或家神作祟，还是热病的谵妄，抑或是实在的梦幻。他竭力想让内心的焦躁情绪和血管里紧张搏动而沸腾的血液平静下来，便走到窗前，打开了通风小窗。一股冷风扑面而来，他顿觉神清气爽。月色溶溶，依然照耀在千家万户的屋顶和洁白的墙壁上，虽有片片的乌云不时地掠过天际。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偶而传来出租马车的辚辚声，那是马车夫在等待迟归的旅人，却被懒懒洋洋的驽马弄得昏昏欲睡，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睡着了。他探头窗外，眺望良久。只见天际曙色熹微；终于，他感到睡意渐渐袭来，关上了小窗，离开窗前，一头倒在床上，不久便酣然入睡，睡得像死人一样。

他迟迟才醒来，觉得浑身不自在，犹如中了煤气一样，头痛得难受。房里一片昏暗；令人难受的湿气飘散在空气中，从堆满大小油画和着了底色的画布的窗户的缝隙里渗



透进来。他愁眉苦脸，郁郁不乐，犹如一只淋湿的公鸡，坐在那破损不堪的沙发上，手足无措，终于又想起了刚才做过的梦。他越想越觉得那梦既真切又令人难受，甚至还怀疑那到底是梦还是谵妄，其中会不会有别的东西，会不会是一种梦幻。他拽掉被单，借着日光仔细端详那幅可怕的画像。那双眼睛确实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神采而令人骇然，不过，他并没有发现特别可怕之处；只不过令人心产生一种莫名莫妙、令人不快的感觉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难以完全相信，那只是做的一场梦。他觉得梦境中有一段可怕的情景是来自现实的。即便从老头的眼神和表情里也可以看出，他昨天夜里是到过床边的；画家的手上仍然有攥过沉甸甸的东西的感觉，好像是有人在一分钟之前刚从他手中夺走了似的。他觉得，假如他把那包金币紧紧攥住不放的话，它们准会留在他的手里一直到他醒来。

“我的天哪，就是给我留下一点儿钱也好啊！”——他沉重地叹了口气，说道；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从口袋里倒出写着“一千圆金币”的诱人字眼的纸包的情景。纸包一个个被打开来，金币灿然发光，又重新包了起来，而他坐在那儿，呆呆地、茫然地凝视着一片虚无的空处，却无法离开一心向往的东西，——犹如一个孩子呆坐在甜美的食品面前，只有咽着口水看别人吃的份儿。终于，响起了敲门声，他老大不高兴地把过神来。原来是房东陪着一个巡长走进屋里来了，众所周知，小人物见了巡长要比富人遇到乞儿更加觉得扫兴。恰尔特科夫寄寓的这幢小房子的房东，跟瓦西里岛上的第15道街、彼得堡地区或科洛姆纳偏远地方的房主人毫无二致，——这种人在俄国多得难

